

中国短篇儿童小说之王
常新港
心灵
系列



YZLI0890119640

童年时的朋友 是影子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童年时的朋友
是影子



YZLI0890119640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时的朋友是影子 / 常新港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36-7716-6

I. ①童…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6328 号

书 名 童年时的朋友是影子(常新港心灵成长系列)
著 者 常新港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选题策划 谢 蔚 梁 唯
责任编辑 梁 唯 王龙华 E-mail: lwff@sina.com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乔峰
插 图 梦 鹤
照 排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890mm × 1240mm)
印 张 7
插 页 8
字 数 14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7716-6
定 价 19.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儿童文学

常新港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是那种可以被我称为“真正作家”的作家，可以说是成长小说的“天王”。他的作品触探到的，是人性的最底部、成长的最深处，是真正能塑造少年儿童性格、给他们的精神打底子的好书。我用最大的诚意向全国的少年儿童和家长、老师们推荐常新港的作品，他的作品，正是我说的具有高贵血统的“王书”。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曹文轩

一颗沧桑的心，造就了常新港独一无二的儿童文学世界，深邃辽阔、寂静华美。

著名作家 迟子建

常新港是个善于创造艺术魅力的作家……迄今为止，在儿童文学界恐怕再没有另一个作家比常新港更多地聆听到了大自然的声音，也没有另一个作家找到过更多的同大自然交流的语汇。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汤素兰



杨从地上爬起来，望着一身猪食，苦笑起来，这怎么办？

我说，打一桶水，把衣服洗一洗。

杨说，洗了也干不了，怎么穿？

我说，是呀，怎么穿？

杨说，那也必须洗干净，湿了穿在身上也没什么。

我给杨打了一桶水，把杨的衣服洗了，拧干了，杨就把衣服穿在身上了。杨穿着湿衣服说，好难受。

我想了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放在水里泡了泡，拧干，穿在身上。我说，好难受。

杨笑起来，知道难受就好，我一看你穿上湿衣服，我就不觉得难受了。

童年时的朋友是影子	/ 001
长夜难眠	/ 005
我自己的房间	/ 019
承诺一星期	/ 028
我要拍的电影	/ 045
难唱四季	/ 060
冬天里的故事	/ 077
男孩的街	/ 087
遇到我的未来	/ 099
黄金周末	/ 112
鸡骨架青苞米土豆泥	/ 124
漫画人物和可有可无的尾巴	/ 136
露天影院	/ 174
猫和我	/ 179
温柔天才	/ 186
疯 狂	/ 198
从一只英国皮鞋开始	/ 209

童年时的朋友是影子

我的童年时期，结交了无数的朋友。有的朋友只跟我玩了一次或是一天，有的朋友跟我玩了几年。可以说，朋友在少年的长河中，使我狂热快乐地向前流淌。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能没有朋友。

杨是我不能忘怀的朋友。在特殊时期，也就是父亲成为牛鬼蛇神的时候，杨依旧每天来我家找我。他进我家门的时候，总是静悄悄的，像一个影子。

杨也是我的影子。

因为父亲被打倒，成为人民的“敌人”，我母亲也受到了牵连。当时组织上分配母亲去喂食堂的猪。十七八头猪是很能吃的。母亲每天要煮三大锅猪食，喂三次猪，每次要挑七八担猪食。母亲很累，但她硬挺着，她要让人知道，她不仅能当医生，给人看病，她还很能吃苦。她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件事而躺倒不起。

我挑不动猪食，只能看着母亲受苦，却不能帮助她。杨在我身后说，大港，我们可以两人抬一桶，能抬动。

母亲望着杨说，你长大，会有出息的。

我和杨开始抬一桶猪食，然后再抬一桶。抬了七八桶猪食后，我的腰酸了，腿也软了。

我说，杨，咱们不抬了，玩去吧。

杨说，问问你妈妈，看她还让不让我们抬猪食了。

我去问母亲，母亲说，快去玩吧，今天你们肯定累了。

这时候，杨在外面喊，大港，咱们再抬一桶吧，锅里好像只剩一桶了。

我说，可以。

抬最后一桶猪食时，我摔倒了。猪食桶却滑向杨的那一边，一桶猪食全泼在杨身上。

杨从地上爬起来，望着一身猪食，苦笑起来，这怎么办？

我说，打一桶水，把衣服洗一洗。

杨说，洗了也干不了，怎么穿？

我说，是呀，怎么穿？

杨说，那也必须洗干净，湿了穿在身上也没什么。

我给杨打了一桶水，把杨的衣服洗了，拧干了，杨就把衣服穿在身上了。杨穿着湿衣服说，好难受。

我想了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放在水里泡了泡，拧干，穿在身上。我说，好难受。

杨笑起来，知道难受就好，我一看你穿上湿衣服，我就不觉得难受了。

朋友就是这样吧？

我父亲被揪斗以后，他走在街上总有人喊打倒他。有一次，我没跟杨在一起玩。杨跟一个叫山的同学在路上走，迎面碰上干完活回家的我父亲。山就扬一下手臂，喊打倒常青。常青是我父亲的名字。

杨没喊。他一次都没喊过。就是开批判我父亲的大会，有人喊口号打倒我父亲，杨都不举手。老师问杨，大家都喊口号，你为什么不喊？大家都举拳头，你为什么不举？

杨不回答。

山喊完打倒常青之后，以为没事了。没想到，杨在山的后面抱住山，把山狠狠地摔在地上。

山喊起来，你摔我干什么？

杨不回答，用脚踹山。

山喊，你踹我干什么？

杨不回答，回身抱起一块石头，举过头顶。

山喊，你想砸死我？我怎么啦？

杨不回答，扔下石头走了。

这事是山告诉我的。

朋友就是这样吧？

杨最怕打针,他一看见针头,头就晕。但那次他病得很厉害,必须打针了。可他坚决不打,他父母劝他不行,说他也不行,打一顿更不行。他母亲急哭了,说,儿子,你说怎么办?

杨不回答。

我去找杨时,医生正举着针头说,我没见过这么不听话的孩子,再不打针,这针头就会被细菌感染。

杨的眼睛因为发烧而显得很红。

我脱下裤子说,我替杨打针吧?

医生说,胡闹,给你打一百针,杨该烧还是烧。

杨的父亲说,大港,你把裤子提上。

我说,让我陪着杨打针吧?

这时,杨笑了。他生病以后,这是他第一次笑。杨同意打针了,但必须让我脱下裤子,让他看着。

给杨打针时,他一直盯着我的屁股看,并开心地乐了。

朋友就是这样吧?

长夜难眠

来可当时正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把头靠在妈妈有些汗津津的背上吃着一根牌子叫外星人的奶油雪糕。他听见妈妈一边蹬着车子一边说，来可，你把雪糕滴在妈妈背上了。来可说，妈，你怎么知道？妈妈说，你只顾吃，把它滴在我背上，我觉得那里很凉。来可听妈妈这样说，就有些不好意思了，一边用手去擦滴在妈妈衣服上的奶油，一边把头离开妈妈的后背。妈妈说，别离我这么远，你会闪身掉下去的。

那是星期天，来可妈妈用自行车带他去一个补习班补习数学。

来可妈妈担心儿子从自行车上掉下去，就让儿子靠在她的背上继续吃雪糕。但她自己却掉下去了。

当时的情景让来可无法回忆。因为在出事的瞬间，他不但靠在妈妈背上吃雪糕，而且还闭上了眼睛。他习惯这种姿势，妈妈的背可以挡风遮雨，也可以遮住斜斜射下来的阳光。好

像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灯突然亮了,妈妈急忙刹住车子,左边并行的一辆卡车也突然刹车,妈妈的自行车晃了晃,贴在了卡车上。来可被一股力量推向右边去了。妈妈觉得有危险,情急中把车子推了一下,让自行车和儿子离危险远点儿。她自己却跌落在卡车的后轮下。妈妈的右脚被压在车轮底下。妈妈疼昏过去了。来可立马就傻了,下意识地用舌头去舔那根雪糕。

妈妈的右脚骨严重受伤,骨头被压成了碎渣渣。医生说,必须截掉右脚,而且要马上截掉。

来可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妈妈不能再骑自行车了。晚上睡觉前,妈妈总是把右脚的假肢摘下,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来可每天看见妈妈的假肢,都要发一会儿呆,狠狠地愣一阵儿。

妈妈出事后,来可让爸爸把压坏的自行车送到废品收购站去。爸爸却把破自行车拆了,放在了阳台上。来可说,爸,压成这样还不扔掉?爸爸固执地说,不扔!

妈妈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在一座十四层的机关大楼里清扫楼道。妈妈说,宽敞的楼道是用上等的大理石铺成的,她每天用拖布把它擦抹得光洁明亮,有些仰头走路的高傲的年轻姑娘走在楼道里,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在光洁的地上寻找自己若隐若现的影子。妈妈喜欢自己这份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可的爸爸也在那座大楼里上班。他是后勤科的副科长。来可听妈妈说,爸爸快提科长了,原来的科长要提升

到一个处里当副处长。所以,妈妈在家里总是说,给我们家大科长倒杯酒,给我们家大科长把烟点上……每到这个时候,来可的爸爸总是纠正一句,副科长,而且不厌其烦地纠正。但来可的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犯错误。

现在,妈妈不能去拖大理石地面了。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来可妈妈在一处不算热闹、离家不很远的地方摆了一个烟摊,里面还设了一部公用电话。妈妈就坐在小小的亭子里,一边卖烟,一边看着那部电话。

来可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傍晚回家后,总看见爸爸在厨房里做饭。妈妈看守小亭子,要忙到很晚才回来。加上她右脚是假肢,走得慢,到家差不多就是晚上八点钟了。一般情况是先让来可吃了饭,去做作业,而来可爸爸则等着来可妈妈回来一起吃。有时,来可爸爸听见楼道里传来很慢的脚步声,一只脚轻,一只脚重时,来可爸爸就冲来可房间喊一声:“来可,去接你妈妈。我去热饭。”

来可说:“我正做作业呢。”

来可爸爸停顿了一下,然后去开门,把楼道的灯打开,走下去,搀来可妈妈上来。

来可爸爸看着来可妈妈洗了手开始吃饭了,就悄悄推开来可的房门,看看儿子在干什么。来可爸爸之所以悄悄推开儿子的房门,是怕影响儿子学习,并不是像便衣警察一样,非要抓住来可什么把柄。但有几次,他推开来可的房门时,发现儿

子来可并没有伏案写作业，而是头戴耳机，双脚伸到写字桌上，身体朝后仰，一边晃着，一边发出一种压抑的类似鸟叫的声音。来可爸爸问，你在听音乐？

来可这样回答爸爸：我在温习英语。

有过几次之后，来可爸爸就摘下来可耳朵上的耳机，贴在自己耳朵上听，一听才知道，不是英语，而是一个叫什么张惠妹的女孩子在唱歌。

来可爸爸说，这是哪国英语？

来可说，爸，我学习很紧张，你就不能让我听听音乐休息一会儿吗？

到了这种时候，来可爸爸就像做错了事一样又悄悄退出来可房间，轻轻把门关上。

有一天晚上，大约半夜的时候，来可睡着不久，突然被一声很响的动静惊醒，吓出一身汗来。他开了灯，大声问：“爸，怎么啦？这么大的声音，我还能睡着觉吗？”

爸爸站在来可房间的门外说：“你妈妈想去卫生间，迷迷糊糊的，忘了戴假肢，摔倒在地上，现在没事了，你睡吧！”

来可说：“戴没戴假肢都不知道，也太糊涂了。”

来可爸爸被噎了一下，结结实实的一下。当他转过头时，见来可妈妈正从卫生间里慢慢走出来。来可妈妈问：“来可说什么了？”

来可爸爸说：“他什么也没说。”

但是，来可爸爸心里头还是堵着块东西不上不下的。

来可第一次去了一家叫上海滩的洗浴中心。是德胜提议去的。那天他们在学校的篮球场上拼了命地蹦呀跑呀抢呀，但还是输给了二班的几个篮球队员。德胜和几个一班的同学垂着头，脱下背心擦着汗水流成了小溪的光背。二班几个高大队员冲他们喊：“服不服？不服再拣个日子，我们奉陪到底。”

德胜回头跟来可和吕地说，我们去上海滩洗浴中心，好好洗一下，去去火气，不然，我真有些压不住火了。

来可说，我听说那里收费很贵。

德胜说，行了，别像个腰扎麻绳的农村人了，你的票我给你买了。

来可赶紧说，不用，不用，我自己买。不过，你先替我垫上，我今天没带钱。

谁都知道德胜家有钱，开着七八家皮鞋连锁店。他爸爸去南方采购大量的皮鞋，都是空运回来的。

我们几个男生脱得赤条条的，在休息室转了一圈，不知先干什么。德胜说，先去桑拿间蒸一下，等汗出透了，再用温水冲一下，然后去躺椅上睡一会儿。

我们几个在灯光昏暗的桑拿间里直抽气，总觉得气不够用。因为那里面温度非常高，远远超过了体温。德胜经常跟爸爸来这里，所以躺在那里的样子很从容。来可总想找机会出去透口气，德胜就说，来可，别太土啦，这点儿福都享受不了，你

还能享什么福？

来可听见德胜这么说，就忍着，坚持着，感觉浑身的汗毛孔都开了口子，汗从里面争先恐后地挤出来。

我们几个冲了温水澡之后，都各自倒在躺椅上。来可觉得躺下后，浑身确实很舒服。这时，德胜叫吕地去买几罐冰过的可口可乐，说他请客。

来可说，我自己买吧。

德胜说，行了吧来可，这么斤斤计较。

来可一边喝着冰镇可口可乐，一边用眼瞄着德胜。德胜的一边扭动着脚丫子，一边把头四下转，让吕地去找一个按摩师，说身体僵硬，需要揉揉。来可想，这家伙也太会享福了。

第二天，班主任肖老师在课堂上问，本世纪末，我们中国发生了哪几件大事？能回答的请举手。

德胜回答，有一件是拳王泰森咬了拳王霍利菲尔德的耳朵，让霍利菲尔德的耳朵成了豁子。

肖老师捋了一下有些发白的头发说，德胜同学的回答有些驴唇不对马嘴。

来可说，是台湾歌手张惠妹来祖国大陆做个人巡回演唱。

肖老师不知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张惠妹也太伟大了。

跟着，又有同学说了几个不同的答案。

肖老师也许不想再听下去了。他说，请同学们记住这么几件事吧，本世纪末，长江和黄河截流，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

德胜说，这是国家领导人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同学附和着说，是呀，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来可说，肖老师，你这么操心国家大事，头发都白了，有什么用？

肖老师愣愣地望着来可，不知该说什么。最后说了一句，今天提前下课吧！

不久，肖老师告别了学校，退休了。

同学们总觉得肖老师在最后一节课上，有什么话没跟大家说完。

秋天，街道两边的树叶迅速地黄了，只隔了一夜，就落了。来可路过妈妈的小亭子时，看见小亭子上也落了一层黄叶，像是失去了黑色的头发。

就在这个渐冷的秋天，来可的家庭像许多中国的普通家庭一样，面临着房屋改革。这意味着要从自己的积蓄中将钱取出，把房子买下来。来可对这种变故是无动于衷的。紧张的是来可的爸爸和妈妈，当把自己住着的房子买下来后，家里已欠下了一万余元。

星期天吃午饭时，来可被妈妈催着去找爸爸：你去江边公园里把爸爸叫回来吃饭。

来可去了江边，发现爸爸一个人坐在唱京戏的老人圈子外，呆呆地坐着，呆呆地听着。来可说，爸，该吃饭了，在这傻坐着干什么？让我跑这么远来叫你。爸爸不回答，只是呆呆地看